

## 唐代幾種《妙法蓮華經》音義的綜合研究

丁 鋒

### The Research on the Explanation Books for *Totus Sutra* in Tang Dynasty

Feng DING

#### 要旨：

『妙法蓮華經』は唐代で最も崇拜を受けた仏典の一つとして音義書の種類も最も多い。小論は玄奘『一切経音義』（25巻）所収の「妙法蓮華經」、慧琳『一切経音義』（100巻）所収窺基原作 慧琳詳定の「音妙法蓮華經八巻」と日僧中算撰『妙法蓮華經釈文』に引用した窺基音義を基本材料とし、各音義書の形態、特徴と相互関係などを分析し、唐代の音義書の独自性と多様性を探求する。また、『妙法蓮華經』の経文の校勘作業を経て、各音義書の経文使用と経文採納の実態を探り、音義書の原典根拠と運用傾向の解明を目指す。

唐代是佛經音義長足發展的一個重要歷史階段，其標誌性著作是玄奘和慧琳的兩部《一切經音義》<sup>(1)</sup>。而《妙法蓮華經》在唐代大受推崇，影響深遠，及至外域，其音義成就亦璀璨絢麗，多姿多彩。史學本質上是史料學，音義史亦可等量齊觀。本文以唐代《妙法蓮華經》的幾種音義材料為研究對象，探討佛經音義形成過程中的文獻學語言學諸問題，以就教於學者。

#### 一 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及其音義

佛教法華部經典《法華經》現存三種漢譯本，一為西晉太康七年(286)竺

法護譯《正法華經》十卷，一為姚秦弘始八年(406)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七卷(或八卷)<sup>(二)</sup>，一為隋仁壽元年(601)闍那崛多、達摩笈多共譯《添品妙法蓮華經》七卷(或八卷)。<sup>(三)</sup>《妙法蓮華經》譯出，就被視為“諸佛之秘藏，眾經之實體”<sup>(三)</sup>，隋唐時代天台宗興起，更被譽為“經中之王”。唐釋道宣《妙法蓮華經弘傳序》言：

妙法蓮華經者，統諸佛降靈之本致也。蘊結大夏出彼千齡，東傳震旦三百餘載。西晉惠帝永康年中，長安青門燉煌菩薩竺法護者初翻此經，名正法華。東晉安帝隆安年中後秦弘始，龜茲沙門鳩摩羅什次翻此經，名妙法蓮華。隋氏仁壽，大興善寺北天竺沙門闍那笈多後所翻者，同名妙法。三經重沓，文旨互陳；時所宗尚，皆弘秦本。自餘支品別偈不無其流，具如序曆。……自漢至唐六百餘載，總歷群籍四千餘軸，受持盛者，無出此經。

道宣所言“時所宗尚，皆弘秦本”“受持盛者，無出此經”指出鳩摩羅什譯本在唐代為世所重之盛況。敦煌漢文文獻(完本或殘卷)現存約三萬件中有約五千件與《妙法蓮華經》相關，章句註疏達三十多種<sup>(四)</sup>，亦為唐代空前崇尚《妙法蓮華經》的寫照。這一現象也反映在音義著作上，唐代多種為《妙法蓮華經》所作音義有玄應《一切經音義》第六卷“妙法蓮花經”之音義、窺基《法花音訓》<sup>(五)</sup>一卷、慧琳《一切經音義》第二十七卷“音妙法蓮花經八卷”、玄寂《法華經略音訓》(今佚)、佚名《法華經陀羅尼品音訓》(今佚)、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所收、日本中算撰《妙法蓮花經釋文》等<sup>(六)</sup>。其實唐以前就有類似著作問世，包括隋智顛《法華經觀音經音義》一卷(今佚)和《法華經觀音品音義》一卷(今佚)、隋曇捷《法華經字釋》<sup>(七)</sup>一卷和《法華音義》一卷(今佚)<sup>(八)</sup>等。為《妙法蓮花經》所作音義數量之多，可謂無出其右者。

## 二 玄應慧琳兩書中《妙法蓮華經》音義的條目

玄應(?-663)《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663)所收“妙法蓮花經音義”是唐代最早問世的，八卷之音義佔一整卷篇幅，各卷唐語和梵語條目分布如下<sup>(九)</sup>。

附表 1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第七卷		第八卷		合計	
唐	梵	唐	梵	唐	梵	唐	梵	唐	梵	唐	梵	唐	梵	唐	梵	唐	梵
59	8	111	1	30	0	18	1	27	4	16	1	9	1	10	1	280	17

唐語梵語條目分別為280條和17條，比例懸殊。又雙音詞有290條，非雙音詞僅7條，以雙音詞音義為主。

慧琳(738-820)《一切經音義》一百卷(807)晚玄應音義成書約一個半世紀。慧琳沒有像對待其他一些佛經音義一樣直接採用玄應現成的音義或對玄應的音義加以改編再利用，而是完全摒棄，納入了窺基(632-682)的單行本音義，略施改訂，題為“翻經沙門大乘基<sup>(+)</sup>撰 翻經沙門慧琳再詳定”。慧琳音義中的“音妙法蓮花經八卷”有原作者改編者的參與，為合作產物。慧琳書的音義與玄應音義一樣，亦為一整卷內容，以下為其條目統計<sup>11</sup>。

附表 2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第七卷		第八卷		合計	
唐	梵	唐	梵	唐	梵	唐	梵	唐	梵	唐	梵	唐	梵	唐	梵	唐	梵
148	60	175	4	39	3	27	2	47	8	33	8	8	9	22	3	499	97

對比玄應音義，慧琳音義有三個特點，一是條目總數比玄應多一倍(596比297)，二是梵語條目多六倍餘(97比13)，第三就是多音詞居多<sup>12</sup>。同是唐代的音義，在收詞和收梵語的幅度上，各有千秋。特別是梵語詞大增，凸顯了唐代梵語訓釋水平不斷提高的狀況。

### 三 從《妙法蓮花經釋文》中輯佚的窺基音義

慧琳《一切經音義》第二十七卷卷首照錄了窺基原作的《法花音訓序》，與著述相關的部分云：

由是金地緇英溥歸真而詣曠，瑤山素彥咸挹道而求宗。寢味之輩寔繁，議咀之徒匪一。宮羽曾無彷彿，轍跡屢有參差。師既章句漫行，弟亦道聽途說。餘昆不爽，增迷坦路。基往參詳譯，大小微功，於文雖不匠成，義

味頗經師授。試觀群纘，無可適從，遂發憤前修，爰矜後學。製玄贊十卷、音訓一卷。贊以本論為先，有虧資於異典，音以說文為正，微訓採於餘籍。旨實精玄，粗以考窮源系；文筆雅藻，薄亦摭盡根由。雖未定以指南，誠謂深為逐比。知人哲鑒，當自臧之。

“玄贊”指的是窺基所述章句《妙法蓮華經玄贊》(或作二十卷)，“音訓”即是《法花音訓》。窺基的音義今已散失，其部分內容保留在《妙法蓮華經釋文》和慧琳音義裡。《妙法蓮華經釋文》為匯集諸家《妙法蓮華經》字詞音注訓釋的音義書，分上中下三卷，日本平安時代中期興福寺天台宗名僧中算所撰，卷首有景子年(976年)自序言：

夫妙法蓮華經者，諸佛之秘要，眾經之本源也。文雖八軸，義包萬象，是以古今諸宗疏釋區分，隨義訓文遂訓異音。諸師音義有兩三家，或述一訓，或出一音，尋義讀文頗有不安。然復有曇捷法師之單字<sup>13</sup>，文雖盡義猶闕，有大乘基師之音訓，義雖窮文尚少。讀者常迷，還恨先賢。……予謹奉教命，漸回愚慮。糅諸師之音義，集諸家之疏釋，刊謬補闕，省繁撮要。凡今所撰錄者取捷公之單字，冉基公之音訓，其餘列諸宗之疏釋，載諸家之切韻。若一字二義立難辨正，則隨處重出斷其疑網。勒成三卷，名曰法華釋文。

《妙法蓮華經釋文》引用窺基音義條目多，內容詳盡，其深受重視的理由當與窺基在中土享有的崇高地位有關。窺基出身豪門，十七歲出家，後奉敕入大慈恩寺隨侍玄奘，二十五歲參與譯經，二十八歲筆受《成唯識論》，玄奘圓寂後遊五台各地，主講法華經論，著述甚豐，時號“百本疏主”，因住大慈恩寺翻經院，稱慈恩大師。《妙法蓮華經》為天台宗法典，傳承於大陸的日本天台宗自然對窺基敬仰有加，引文中亦敬稱“慈恩云”或“疏主”。《妙法蓮華經釋文》<sup>14</sup>中輯佚到的窺基引文有七百多條，列表如下。

附表 3

卷上		卷中				卷下								合計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第七卷		第八卷			
唐	梵	唐	梵	唐	梵	唐	梵	唐	梵	唐	梵	唐	梵	唐	梵		
183	84	251	4	55	6	36	5	42	10	30	15	11	4	33	3	641	131

對比慧琳音義中的條目，窺基音義亦有三個特點，一是條目總數比慧琳多三成(772比596)，二是梵語條目多三分之一餘(131比97)，第三就是單字條目多。說明窺基音義原本中的條目數量更多，慧琳在“詳定”時多有刪削；梵語條目也基本源於窺基原作，慧琳多所沿襲。窺基音義的第三特點起因於《妙法蓮華經釋文》單字釋義的體例，對於多音節的梵語詞，《釋文》多在最後一個音節(即最後一個字)下註明“慈恩云”，並不人為增加條目。

窺基音義題名《法花音訓》，但輯佚的引文以釋義為主，反切注音為數甚少。《妙法蓮華經釋文》稱“大乘基師之音訓，義雖窮文尚少”，也可見“音訓”並非純粹的“為字注音”，而是“注音”加“訓釋”，是音義兼備的。《妙法蓮華經釋文》保存了豐富的窺基音義原文，不僅有助於考證復原窺基原作的歷史面貌，也可以用以校讎慧琳音義甚至玄應音義，文獻價值是不可低估的。

#### 四 慧琳音義對窺基音義條目的“詳定”

《妙法蓮華經釋文》既然保留了窺基音義大量的內容，用輯佚材料與慧琳音義對照，就能追尋到慧琳“詳定”的足跡，得知其取捨，探察其異同。以下是慧琳音義對窺基音義所作刪除和增補的條目表。

附表 4

	刪 除	增 補
第一卷 (卷上)	時、住、城、中、興、大、眾、漏、利、結、在、嘆、修、主、 <u>尸棄</u> 、樂、圍、邊、恭、敬、重、讚、為、教、六趣、道、緣、神、 <u>旃檀</u> 、香風、四部、然、金、好、醜、喻、病、真珠、 <u>惟</u> 、擊鼓、經行、慢、技、樂、仁、授、記、如來、善逝、世間解、佛、所為、 <u>斷</u> 、安、譬、兩足、罪、本事、本生、未曾有、因緣、 <u>辟喻</u> 、胎、微、材、童子、 <u>指</u> 、 <u>爪</u> 、功德、 <u>波羅奈</u> 、慚、愧(72條)	比丘、比丘尼、三菩提、無量義處、六種震動、金、 <u>旃檀</u> 、是、 <u>惟</u> 、利養、稱、甚深妙、增上慢、默、制止、從諸佛、但教、石廟、 <u>擊鼓</u> (19條)
第二、三卷 (卷中)	感、傷、剋、泰然、谷、呼、自欺、 <u>波旬</u> 、 <u>熾</u> 、五眾、長者、朽、故、牆、壁、傾、危、稚、幘、纓、潔、 <u>溢</u> 、 <u>畜生</u> 、不令、頓、弊、朽、毀、蛇、護、聲、兇、險、震、裂、先因、茵、蓐、鮮白、世樂、毀謗、誹、“若佛在世”乃至“如斯經典”；慧命、袒、息利、 <u>剎利</u> 、居士、里、尋與、酢、周流、頓止、塗足油、若如、牛頭旃檀；川、各色、莖、敷、默、務、惠、晃、曜、悅豫、觀、臺、塗香、金剎；地種、 <u>那由他</u> 、稽首、 <u>須彌山</u> 、處、 <u>迦陵頻伽</u> 、 <u>沙彌</u> (77條)	<u>譬喻</u> 、 <u>斷</u> 、幼童、張施、 <u>熾</u> 、 <u>畜生</u> 、所使、痠瘰；整、窗牖、羸、 <u>盈溢</u> 、自娛、驅、殺；叢林；授；天技、盲瞶、安隱無漏法(20條)
第四~八卷 (卷下)	陵、受決；太子；瞻奉、則為；見寶、湧出、訊、炬、 <u>頭陀</u> 、淳善、八萬四千法藏；鷲山；八千人、寺；樂行、及畜、五種不男；隨喜、與滿、 <u>閻浮提金</u> 、 <u>須陀洹</u> 、 <u>斯陀含</u> 、 <u>阿那含</u> ；不專；本事、宿王、漂；宿王；普門、黑風、枷、鎖、巍巍、執金剛神、常願；勇施菩薩陀羅尼；普賢、勸發、正定聚、手筆(41條)	饒益、谿澗、臺觀；肴饌；捐捨、仁往；誹謗；相撲、沙彌、入里、怯、邪偽、唯髻；問訊、巨身、被精進、 <u>頭陀</u> 、 <u>那由他</u> ；塔寺、鰲、額；將； <u>須陀洹</u> 、 <u>斯陀含</u> 、 <u>阿那含</u> 、 <u>阿羅漢</u> 、怨敵；金剛為鬚；羅刹、毗沙門、臯帝； <u>指爪</u> ；膿(33條)
總計	190條	72條

慧琳音義刪除的條目唐語與梵語(下加橫線)的比率為177比13，以唐語為主。慧琳增補條目中有一些與刪除詞語詞形相同(以斜體表示)但出現在窺基原文之後，這意味著慧琳在“詳定”過程中，有移動窺基音義條目，置於後文的作為。究其原因，蓋為前文脫漏而後彌補追加所致。慧琳音義對窺基音義多刪

唐語和刪多增少的做法，體現慧琳一方面重視窺基音義中的梵語音義，一方面認為窺基音義所收唐語過於繁雜冗重的考慮。從刪削的條目多為一般詞彙來看，窺基原作具有更系統更全面更細緻，唐梵兼釋，音義並重的長處。其整體面貌自然優於總條目和梵語條目均稀少，份量單薄的玄應音義。在對待《妙法蓮華經》音義上，慧琳輕玄應重窺基的選擇無疑是有眼光有見地的。

## 五 慧琳音義對窺基音義註釋的“詳定”

慧琳在精簡窺基音義條目的同時，對音義註釋也施行了相應的“詳定”。以《妙法蓮華經釋文》卷上為例，唐語註釋有如下幾種情形<sup>15</sup>。

### (1) 照錄或基本照錄原文

**相貌** 慈恩云：～，儀也。有本作狠、貌，皆非也。// 儀也。有本作貌及狠，皆非也。

**盡** 慈恩云：任也。窮也。// 任也。窮也。

**華蓋** 慈恩云：呼瓜戶花二反。慈恩云：西域暑熱，人多持蓋，以花飾之，名為～～。又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野，常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藹之像，因而作～～焉。// 戶花反。《古今注》云：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藹之像，故因而作華蓋焉。華字又音呼瓜反。西域暑熱，人多持蓋，以花飾之，幢幡華蓋者也。

### (2) 增引字書(增引部分下加橫線)

**輿** 慈恩云：余據余居二反，車～也。又車無輪曰～。// 余據與居二反，《說文》車輿也，一曰車無輪曰輿。今者車輿形別於古。《玉篇》 眾也，載也，舉也，多也。

**駟** 慈恩云：四馬一乘。//《說文》四馬共一乘。謂四馬為駟。《玉篇》 逐也，房星四謂之天駟也。

**輩** 慈恩云：群黨也。從車非聲。從北錯也。// 群黨也。《說文》：軍法發車百兩為一輩。從車非聲。從北錯也。《倉頡篇》：輩，比也。《廣雅》：等，𨾏，輩，亦類也。《玉篇》：輩，部比類也。

(3) 增補註釋(增補部分下加橫線)

**妙法蓮華經** 慈恩云：妙，精也。又要妙，好貌。慈恩云：法，軌則也。又楷式也。慈恩云：(蓮)，芙蕖實也。慈恩云：(華)，呼瓜反。華美曰華，或作花也。慈恩云：(經)，為常為法，是攝是貫也。// 梵云薩達磨奔荼利迦素怛纜。薩者，妙也，正也。達磨，法也。西域呼白蓮花為奔荼，利迦。素怛纜，經也。應云《妙法白蓮花經》。放白毫光，駕以白牛。白是眾色之本，一乘為二乘之基，故以白蓮花喻於妙法。梵本既無別白字，故總云蓮花。法含持軌，綰群祥以稱妙。《玉篇》云：妙，精也。又要妙，好貌也。古文從玄為妙。法者，軌則也，又楷式也，亦持也。花兼秀發，總眾美而彰蓮。蓮字，《玉篇》云：蓮，芙蕖實也。花字，古譯作華，非，華字無花音，今不取。

**馬腦** 慈恩云：色如馬腦故以為名。以是寶類，故字從玉作瑪瑙也。或如石類，故從石作碼瑙也。亦云杵藏。// 遏濕摩揭婆，此云杵藏。遏濕摩，杵義。揭婆，藏義。或言胎，取其堅實。言馬瑙者，色如馬腦故也。諸書作瑪瑙字者，玉類故也。或作碼瑙字，石之類也。

**釋迦文** 慈恩云：釋迦唐云能也，佛之高祖，以嫡相承，讚能為姓。牟尼，寂義，佛之別號，謂能寂默生死惡法，亦能證得涅槃寂理。姓號雙舉，故曰釋迦牟尼。今語從略云～～也。// 釋迦，能，姓。劫初之時，未有君長，眾推有道以為司契，共立一王，號莫訶三末多，云大等意樂，謂大眾齊等意樂立為王也。即佛高祖以嫡相從，曾不失墜，共讚能為人帝。因斯遂姓釋迦。牟尼，寂義，佛之別號，謂能寂默生死惡法，亦能證得涅槃寂理。姓號雙舉，故云釋迦牟尼，今語略云釋迦。《大智度論》云，釋迦文尼即牟尼，同譯殊略尼字也，云釋迦文也。

(4) 新作註釋

**柔栗** 慈恩云：柔～，溲也，亦作軟輒，二形通用。或作濡，水名也。或作湯也，並非經義也。//《廣雅》：柔～，弱也。《通俗文》：物柔曰栗。《漢書》：栗不勝任也。俗作軟，非也。栗下栗<sup>16</sup>，通用。有作濡，非。

**珊瑚** 慈恩云：～～，紅赤色石脂似樹形。說文云，生海中也。// 赤色寶也。

**便** 慈恩云：～，辯也。又利也。有濟人之利名～也。//《字統》云：人行不善，



更之則安。故《論語》云：更也，人皆仰之。

(5) 省略引書名或節刪釋文(省略部分下加橫線)

**族** 慈恩云：～，類也。《周禮》：四閭為～也。亦聚也。//《尚書》：方命圯族，注云：族，類也。《周禮》：四閭為族，鄭玄云：百家也。族亦聚也，姓也。

**楯** 慈恩云：～，闌檻也。縱曰檻，橫曰～也。//《說文》云：楯，欄檻也。又王逸注《楚辭》云：檻，楯也。縱曰檻，橫曰楯。

**肴膳** 慈恩云：～，菹也。《玉篇》：豆實也。凡非穀而食謂～也。菜之類是也。慈恩云，《說文》：～，具食也。鄭玄云：善也。//《國語》云：飲而肴。賈逵曰：肴，菹也。《玉篇》：豆實也。凡非穀而食之曰肴食也，啖也，菜肉之類。《說文》：膳，具食也。《周禮》：膳夫。鄭玄曰：膳言善也。

慧琳對唐語所作的修訂，增襲改刪互見，但增襲條目最多，全卷以沿襲為主，增補為主。輯佚文經《妙法蓮花經釋文》摘取，字數難免比原文要少，但出於《釋文》作者對窺基的崇尚，應盡量保留了原作內容。今慧琳音義全卷字數達窺基輯佚文字的兩倍多，所多字數大部分來自慧琳的增補。這符合慧琳“詳定”的定位，反映了慧琳重視《妙法蓮華經》，在刪除一些一般條目的同時，充實細化已有條目記述的綜合考慮。這無疑順應了《妙法蓮華經》在唐代大行，社會對經文訓釋有更高需求的時代情勢。

在引用書目上，窺基多引《說文解字》，而慧琳音義多引《玉篇》《切韻》，其他字書各有參差。慧琳音義在引書時均註明出處，窺基輯佚材料中有些書名被刪，應該是《妙法蓮華經釋文》所為，材料中仍殘存一些書名，是刪而未盡的痕跡。

慧琳音義對窺基音義在梵語註釋上的“詳定”有如下幾種情形。

(1) 改變或省略訓釋用語(改省部分下加橫線)

**佛** 慈恩云：具云～陀，唐云覺者。//梵云佛陀，此云覺者。

**阿修羅** 慈恩云：正云阿素洛，唐云非天。//阿素洛，唐云非天。

**阿闍世** 慈恩云：正云阿社多設咄路，唐云未生怨，別名折指也。//阿社多設咄路，此云未生怨，別名折指。

(2) 省略原文(省略部分下加橫線)

**優曇鉢花** 具云鄔曇鉢羅，唐云瑞應也。慈恩云：金輪王出，大海減少，金輪路現，其花乃生。// 鄔曇鉢羅，瑞應花也。

**祇夜** 慈恩云：正云祇焰，唐云應頌。長行之後重頌也。// 祇焰，應頌。

(3) 照錄釋文，增補註釋(增補部分下加橫線)

**富樓那彌多羅尼子** 慈恩云：正云<sup>17</sup>補刺拿梅怛利曳尼弗怛羅子，唐云滿慈子。// 補刺拿梅怛利曳尼弗怛羅，此云滿慈子。補刺拿，滿也。梅怛利曳尼，女聲中呼慈也。弗怛羅，子也。慈是母，滿是自名。此滿尊者是慈女之子，或滿及慈俱是母號，云滿慈子也。更有他釋，皆不正也。

**夜叉** 慈恩云：正云藥叉，唐云勇健也。// 藥叉，此云勇健，即飛行者也。亦含攝地行之類諸羅刹婆。羅刹婆，此云暴惡，亦云可畏也。

**地獄** 慈恩云：~~，梵云捺落迦，唐云苦器。言~~者，義翻也。// 梵云捺落迦，此云苦器，亦云不可樂，亦云非行，非法行處也。或在山間、曠野、空中。今言地獄者，在大地之下也。

(4) 修改原文，增補註釋(增補部分下加橫線)

**釋提桓因** 慈恩云：~~~~，具云釋迦提婆因達羅，唐云能天帝也。// 釋迦提婆因達羅。釋迦，刹帝利姓，此云能也。提婆，天也。因達羅，帝也，即釋中天帝也。

**婆稚** 慈恩云：正云跋稚迦，唐云團圓。// 跋稚迦云團圓。《正法花》云，一名最勝是也。跋陀，縛義，此非被縛。稚或作稜釋，皆得，同。

**南無** 慈恩云：正云納慕，亦云納莫，唐云敬禮也。// 正言納慕，亦云納莫，此云敬禮。若言伴談，或云伴題，此云禮拜。言和南皆等訛謬也。有本稱南無，諸佛應從喜稱南無佛為正也。

(5) 新作註釋

**迦陀** 慈恩云：唐云諷誦，非長行以句結成也。// 云頌。

**阿迦尼吒** 慈恩云：具云阿迦拈瑟拈，唐云質礙，究竟也。// 古文度同。阿迦云質礙義；拈瑟拈，究竟義。拈，女几反。拈音敕加反。

(6) 增補梵語(增補部分下加橫線)<sup>18</sup>

**孫陀羅難陀** 慈恩云：唐云艷喜也。// 孫達羅難陀，此云艷喜。

**和修吉** 慈恩云：唐云九頭也。// 筏蘇枳，此云九頭。

**阿那婆達多** 慈恩云：唐云無熱惱也。// 阿那婆踏多，唐云無熱惱，池名。

梵語部分的“詳定”在大勢上與唐語相同。改變訓釋用語和基本保留訓釋是慧琳音義對梵語條目的兩大原則，而慧琳還對梵語條目多作進一步的語義分析，顯示他作為翻經沙門精通梵語的造詣。慧琳(738-820)為西域人，幼從安西學士學，後師從天竺高僧不空(705-774)。慧琳三十五歲時不空圓寂，六十九歲時完成《一切經音義》百卷鉅作。其梵學根底，當世屈指。他在著作中十分尊重玄奘弟子，屬於不同譯門的窺基的音義，不僅可以窺知作為漢僧的窺基的學識影響和梵學實力，也可以窺見慧琳擇善而從，不拘門第的虛懷雅量。慧琳生年比窺基(632-682)約晚一個世紀，慧琳音義中的增改補充部分堪稱新的學術總結，值得重視。

## 六 窺基音義對玄應音義的繼承

窺基的《法花音訓》何時完成的，尚不可考。據慧琳音義所引序文，當與姊妹篇《妙法蓮華經玄贊》成書時代唐高宗調露二年(680)相先後。一個歷史巧合是，窺基與玄應同為設在長安大慈恩寺翻經院玄奘門下的翻經沙門。玄應貞觀(627-649)末年“敕召參傳<sup>19</sup>”，到高宗龍朔三年(663)圓寂，推算在玄奘門下至少達十五年之久，當時窺基三十二歲，已多年隨侍玄奘。玄應窺基雖年齡相殊，實為譯場前後輩僧侶。玄應歿後，其音義著作留在大慈恩寺，而窺基主寺，號慈恩大師，自然有機會參考玄應音義，其間自玄應圓寂的663年到《法花音訓》成書的約680年，有十數年之久。窺基音義對玄應音義是否有傳承關係的研究，殊為不容忽視的課題。

《妙法蓮華經釋文》中的窺基音義輯佚文為探明其究竟帶來機緣。據筆者的考察，其傳承性是不容否認的。以下是窺基輯佚文與玄應音義相同條目數(上行)和玄應音義總條目數(下行)的對比表。

附表 5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第七卷		第八卷		合計	
唐	梵	唐	梵	唐	梵	唐	梵	唐	梵	唐	梵	唐	梵	唐	梵	唐	梵
55	8	110	1	28	0	14	1	18	4	15	1	6	1	9	1	255	17
59	8	111	1	30	0	18	1	27	4	16	1	9	1	10	1	280	17

可以看出，窺基音義只刪除了玄應音義條目25個，而且只限唐語，梵語則完全依舊，相當完整地保留了玄應原有條目。而註釋，經兩相比較分析，可以清晰看出窺基對玄應音義採用了“留刪改創”幾種方式，舉《妙法蓮華經釋文》卷中的例子說明如下。

## (1) 保留或基本保留原文

**覆苫** 《字林》：茅苫也。《爾雅》：白蓋謂之苫。李巡曰：白蓋編之以覆屋曰苫也。// 慈恩云：《字林》：茅~也。《爾雅》：白蓋謂之~也。李巡云：白蓋編之以覆屋曰~也。

**蜈蚣** 《字林》：螂蛆也。甚能制蛇，大者長尺餘，赤足者良，黃足者不堪用。人多炙之令赤，非真也。螂音即，蛆，子餘反。// 慈恩云：《字林》：螂蛆，甚能制蛇，大者長尺餘，綠身赤足者為良，黃足者不能用。人多炙之令赤，非真也。

**覆翬** 《廣雅》：覆翬，翬蒼也。翬蒼，雲興盛貌也。《通俗文》：雲復日為覆翬。// 慈恩云：《廣雅》：~~，翬蒼也。翬蒼，雲興盛貌。《通俗文》：雲覆日為~~也。

## (2) 部分刪除原文，保留核心內容(刪除部分下加橫線)

**醫道** 《說文》：治病工也。醫之性，得酒而使，故字從酉毘聲。古者巫彭初作醫，毘亦病人聲也。酒所以治病者，藥非酒不散也。// 慈恩云：治病工也。~之性得酒而使，故字從酉。亦作醫字。古者巫彭初作醫，故從巫也。

**珍玩** 《字林》：玩，弄。《廣雅》：玩，好也。《尚書》：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孔安國曰：以人為戲弄，則喪其德；以物為戲弄，則喪其志也。經文作翫習之翫，非體也。// 慈恩云：弄也。好也。或本作翫，非此義也。

**深奧** 《爾雅》：西南隅謂之奧。郭璞曰：室中隱奧之處也。《釋名》云：不見戶明，所在秘奧也。《說文》：奧，究也，亦藏也。// 慈恩云：藏也。

(3) 部分改寫原文，增補內容(增補部分下加橫線)

**丹枕** 案天竺無木枕，皆以赤皮疊布為枕，貯以兜羅綿及毛，枕而且倚。丹，赤色也。即同諸經朱色枕也。// 慈恩云：有釋~著仙丹可以延壽也。此謂不然。天竺無木枕，皆以赤皮疊布為枕，貯以都羅綿及毛絮之類，枕而且倚。丹，赤色也。即同諸經朱色枕耳。

**褫落** 《廣雅》：褫，斂也。《說文》：奪衣也。字從衣虎聲。經文作阨，除蟻反。《方言》：阨，壞也。《說文》：山崩曰阨。阨亦毀也。斂音奪，虎音斯。// 阨落 慈恩云：《說文》，山崩也。《方言》，壞也。《玉篇》：毀落也。

**嚙吠** 《說文》，咆也。// 慈恩云：熊虎聲也。咆也。

(4) 新創註釋

**不豫** 《爾雅》：逮、及，與也。《左傳》：公必與焉，是也。// 慈恩云：入也，關也，安也。

**椽栢** 《說文》：栢，楣也。通語也。// 慈恩云：桶端木也。

**草庵** 《廣雅》：庵，舍也。小屋之名也。經文作菴。// 慈恩云：小草舍也。

(5) 經文不同，字釋相異

**狢狸** 古文雌。《字林》：余繡反。江東名也。又音余秀反。建平名也。《山海經》：鬲山多雌。郭璞曰：似獼猴而大，蒼黑色，尾長四五尺，似獼，尾頭有兩歧，天雨即自倒懸於樹，以尾塞鼻。江東養之以捕鼠，為物捷健。《爾雅》：雌，仰鼻而長尾。// **鼬狸** 慈恩云：似鼬，啖鼠，其形小也。亦呼為鼬鼠，乃是黃腰之儔。

**勉出** 古文勵，同。靡辯反。《國語》云：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勉猶勸強也，謂勸教也。《小爾雅》：勉，事力也。// **挽出** 慈恩云：引也。有作勉，靡辯反。勗勵也，謂勸教之也。<sup>20</sup>

“留刪改創”的原則也體現在對梵語詞的處理上，以下是兩音義梵語詞的釋文對照表。

附表 6

	玄應釋義	窺基釋義
耆闍崛	或言伊沙崛山，或言揭梨馱羅鳩胝山，皆訛也。正言姑栗陀羅矩吒山，此譯云鷲臺，又云鷲峰。	慈恩云：具云姑栗陀羅矩吒，唐云鷲峰。佛成道後，向五十年多居此山。
(大)目捷 (連)	莫鹿反，下巨焉反。或言目伽略子者，訛也。正言沒特伽羅子，或云毛馱伽羅子。此乃從母為名。沒特伽，此云綠豆。羅，此云執取，或云挽取。本名俱利迦，或言拘隸多，此云父名也。舊云俱律陀，不正也。	莫六反，渠焉反。慈恩云：具云摩訶沒特伽羅，唐云大採菽氏也。
離婆(多)	呂知反。正言頡隸伐多，經中作梨波多，或作黎婆多，訛也。頡音賢結反。	力知反。得何反。慈恩云：正云頡麗筏多，唐云室星也。
毘陀(波羅)	《三蒼》：蒲達反。梵言毘陀波羅。經文作婆，訛也。此譯云賢守，或云賢護。	蒲達反。慈恩云：~~~~，唐云賢護，大論云善守也。
乾達 <sup>21</sup> 婆	此譯云嗅香，或云食香，亦云香行大海中，亦有屬於修羅。	慈恩云：正云健達嚩，唐云尋香行樂之神也。
婆稚	除致反。正言跋稚迦，此譯云團圓。今有譯為縛者，誤也。案梵語跋陀名縛也。	直利反。慈恩云：正云跋稚迦，唐云團圓。
(阿迦)尼吒	竹嫁反。經中或作阿迦尼沙陀，或言尼師吒，或言貳吒，皆訛也。正言阿迦拈瑟擻，譯云阿迦，言質礙。拈瑟擻，言究竟。吒音敕嫁反。拈，女几反。擻，敕佳反。	竹嫁反。慈恩云：具云阿迦拈瑟擻，唐云質礙、究竟也。
沙門	舊云桑門，或云喪門，皆訛略也。正言室摩那拏，或言舍羅摩拏，此言功勞，言修道有多勞也。	慈恩云：息惡也。
阿鞞(跋致)	陞兮反。譯言不退住也。諸經有作阿毗跋致，或作惟越致，皆是梵音訛轉也。	陞兮反。陟利反。慈恩云：~~~~，唐云不退。或本云阿毗跋致，阿惟越致，並音訛也。
莎伽(陀)	先戈反。梵言娑婆揭多，此云善來。	先戈反。慈恩云：正云娑婆揭多，唐云善來。
尼乾(子)	或作尼乾陀，應言泥捷連也，譯云不繫也。	慈恩云：具云胝健弗多羅，唐云離棄親子，無懺外道也。
逆路 (迦耶陀)	正言路迦，譯云順世外道。縛摩路迦也底迦，此云左順世外道。	慈恩云：正云路迦也底迦，唐云順世外道。舊云惡答對人也。

旃陀羅	此言訛也。正言旃荼羅，此譯云嚴熾。	慈恩云：唐云屠者不律儀也。正云旃荼羅，唐云嚴熾。惡業自嚴，行持標幟，搖鈴持竹為自標故。或云主殺人，謂屠殺者種類之總名也。
頭陀	此應訛也。正言杜多，譯云洮汰(音大，洒也)。或云紛彈，言去其塵穢也。舊云斗敷，一義也。	慈恩云：正云杜多，唐云洮汰，謂大洒也。又云除棄。或云紛彈，言去其塵穢。
瞻蔔	正言瞻博迦，此云黃花樹，花小而香，西域多此林。	慈恩云：具云瞻博迦，唐云黃花樹，花小而香，西域多此林耳。
甄迦羅	或云啞迦羅，此當千萬億。百啞迦羅名頻婆羅，此當十兆。百頻婆羅名阿菟婆，或名阿閼婆，此當千兆。	慈恩云：《俱舍論》說數有六十之中第十六名矜羯羅是也。此當千萬億也。
吉遮	止奢反。正言訖栗著，譯云所作。	慈恩云：具云訖里者，唐云所作。

窺基音義對於玄應音義的繼承，從條目到內容，都達到相當高的程度，可以窺見一斑。窺基雖然毫無疑義地參考了其同門前輩的作品，但在他的《法花音訓序》裡不曾像慧琳音義參考窺基音義一樣正面提及並共同署名，或許因為沿襲部分不足夠多，還是某種原因今已不得而知。但在窺基序文中提到的“音以《說文》為正，微訓採於餘籍”的“餘籍”群裡自然應該包括玄應音義的。

## 七 諸音義所據的《妙法蓮花經》版本

《妙法蓮華經》的原本經歷過歷代增補和多種外文文本並行的發展過程。《正法華經》譯自梵文貝葉經本，《妙法蓮華經》譯自龜茲文本，而《添品妙法蓮華經》所據梵文本與《正法華經》所據亦有不同，故三種法華經的漢譯文本內容各異。《添品妙法蓮華經序》曰：

昔敦煌沙門竺法護，於晉武之世譯《正法華》。後秦姚興，更請羅什譯《妙法蓮華》。考詳二譯，定非一本。護似多羅之葉，什似龜茲之文。余檢經藏，備見二本，多羅則與《正法》符會，龜茲則共《妙法》允同，護葉尚有所

遺，什文寧無其漏？而護所闕者，《普門品》偈也；什所闕者，《藥草喻品》之半，《富樓那<sup>22</sup>》及《法師》等二品之初，《提婆達多品》《普門品》偈也。什又移《囑累》在《藥王》之前，二本陀羅尼並置《普門》之後。其間異同，言不能極。竊見《提婆達多》及《普門品》偈，先賢續出，補闕流行。余景仰遺風，憲章成範，大隋仁壽元年辛酉之歲，因普曜寺沙門上行所請，遂共三藏崛多、笈多二法師，於大興善寺重勅天竺多羅葉本，《富樓那》及《法師》等二品之初勘本猶闕，《藥草喻品》更益其半，《提婆達多》通入《塔品》，《陀羅尼》次《神力》之後，《囑累》還結其終。字句差殊，頗亦改正，儻有披尋，幸勿疑惑。

《妙法蓮華經》在隋代就因內容較梵文本有關失，出現了將南齊法獻、達摩提譯《妙法蓮華經·提婆達多品》作為第十二品，另補入《觀音菩薩普門品》重頌的二十八品修訂本。存世本多非鳩摩羅什原譯二十七品面貌，通行的《大正藏》二十八品七卷本(第9卷，編號262)亦屬修訂本系列。唐代玄應、窺基、慧琳三種《妙法蓮華經》音義以及《妙法蓮華經釋文》在修訂部分均不約而同有條目分佈，而且次序不紊，說明他們使用的都是修訂本。大概鳩摩羅什原譯在唐代已經就不怎麼流行了。

慧琳音義在“音妙法蓮花經八卷”下題“添品法花亦同用”。《添品妙法蓮華經》據梵文本移動了《妙法蓮華經》三段文字的次序，在內容上僅多了從梵文本《藥草喻品》譯出的後者所闕部分。而查檢慧琳音義，並沒有出現在《添品妙法蓮華經》增補文字中的條目，說明慧琳所謂的“添品法花亦同用”並不意味給《添品妙法蓮華經》作音義，而是旨在提示因兩譯本內容相差無幾，對《添品妙法蓮華經》不另編寫音義而已。

進入唐代，玄奘譯《藥王菩薩咒》亦被納入《妙法蓮華經》，收在“陀羅尼品第二十六”中。玄應音義言“三藏法師玄奘譯”，說明玄應音義書成的高宗龍朔三年(663年)之前玄奘譯本已經成為修訂本《妙法蓮華經》的一部分，這時玄奘(600-664)尚健在。玄應對玄奘所譯咒文作了詳盡的音釋，顯示玄應對宗師玄奘的敬仰和重視。而中算《妙法蓮華經釋文》沒有引用任何一條窺基的玄奘咒文註釋，僅在“勇施菩薩陀羅尼”下有“慈恩云：玄奘本有兩首，舊



為一首。”的引述。這說明窺基使用的也是已有玄奘所譯咒文的文本，但可能對咒文未作音義，其後的慧琳音義情形亦如此。《妙法蓮華經釋文》在“藥王菩薩陀羅尼”下注云：

陀羅尼有五翻，羅什、闍那崛多、玄奘、智嚴、不空也。或本省羅什所翻陀羅尼，入玄奘所翻陀羅尼。

玄應、窺基、慧琳使用的均當是注文所言“省羅什”，“入玄奘”的《妙法蓮華經》文本，可見玄奘在當時的顯赫聲望。一個不可思議的問題是，不空身為慧琳的宗師，雖後玄奘百餘年，為何弟子慧琳在音義中不曾一言提及其師所翻陀羅尼呢？

## 八 諸音義在經文中的條目分佈

《妙法蓮華經》為文近七萬字<sup>23</sup>，諸家音義條目取舍既然各有千秋，條目在文本中的分佈狀況值得重視，這於音義研究或是文本研究都是有益處的。各書條目分佈有以下一些情形<sup>24</sup>。

### (1) 條目與詞語不對應

這種情況以玄應音義為多。肢解詞語取一字與相鄰詞(字)合成條目的如序品第一“結加趺坐<sup>25</sup>，入於無量。”方便品第二“不聞不知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事。”“簫笛琴箏篪，琵琶鐃銅鈸。”譬喻品第三“是我等咎，非世尊也。”“佛道叵思議，方便隨宜說。”“爾時諸子聞父所說，珍玩之物適其願故，心各勇銳互相推排。”授學無學人記品第九“是蹈七寶華佛，國土莊嚴，壽命劫數。”法師品第十“入如來室。著如來衣。”提婆達多品第十二“深入禪定了達諸法，於剎那頃發菩提心。”藥王菩薩本事品第二十三“我適曾供養，今復還親觀。”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悲體戒雷震、慈意妙大雲。”三字詞截取兩字的如序品第一“以佛舍利起七寶塔。”方便品第二“及餘諸弟子，充滿十方剎。”非詞語組合的如序品第一“欲重宣此義，以偈問曰。”“天人所奉尊，適從三昧起。”方便品第二“如是增上慢，人退亦佳矣。”信解品第四“其父見子愍而怪之。”玄應音義以雙音節條目為主，拘泥字數，必然割裂自然詞。這也體現在梵語詞上，如序品第一“大目犍連、離婆多、跋陀婆羅、樂乾闥婆王、美乾闥婆王、婆稚

阿修羅王、阿迦尼吒天”，方便品第二“阿鞞跋致”，五百弟子受記品第八“薄拘羅周陀莎伽陀”，安樂行品第十四“尼捷子、逆路伽耶陀”等。

慧琳音義糾正了玄應的做法，多以自然詞為條目，包括大量的梵語詞。但也有“從諸佛聞法、斯人尠福德、擊鼓吹角貝、我嘗獨處山林樹下、我當為說怖畏之事、寶繩絞絡垂諸華纓、但以殷勤方便，勉濟諸子火宅之難、汝等累劫，眾苦所燒、尚於此經、商估賈客亦甚眾多、無希取一餐之意、數數見擯出、磨以為墨、唯誓中明珠不以與人、能於三界獄、勉出諸眾生、眉間毫相拜如珂月”等例外。

窺基音義因輯佚自《妙法蓮華經釋義》而不得不帶有單字字釋的特點，其條目原型尚難確認。但從《釋文》中的梵語詞多在最後引用“慈恩云”來看，至少窺基的梵語詞是整詞註釋的，慧琳音義的自然詞條目分佈特點有可能承襲於窺基音義。

## (2) 因所據文本各異而文字各異

唐代版刻尚未大行，佛典多以寫經形式流通，寫經造成的文字各異現象如實反映在《妙法蓮華經》諸音義作品中。以下以《大正藏》所收《妙法蓮華經》經文作參照，括號內依次列出玄應、窺基、慧琳的異文<sup>26</sup>。

序品第一“跋(颯颯颯)陀婆(婆波波)羅菩薩”“優(優優優)鉢羅龍王”“阿迦尼(尼尼拏)吒天”“其聲清淨出柔軟(軟奕奕)音”“車碾馬腦(腦腦腦)”“餽(肴肴肴)膳飲食”“香華伎(○技伎)樂”“姓頗羅墮(○墮惰)”“而生懈倦(○倦倦)”“琉(○瑠瑠)璃頗梨色”，方便品第二“慳貪嫉妒(妬妬妬)”“伽陀(○陀他)及本事”“琵琶鏡銅鈸(○拔拔)”“盲瞶(○冥○)無所見”，譬喻品第三“基陞隕(積○○)毀”“泥塗禡(禡陀陀)落”“周障(障障障)屈曲”“鳴(鷄鷄鷄)梟鷲鷲”“狻(狻鼬狻)狸鼯鼠”“鬥諍齷(植植植)掣”“哇(哇哇哇)嗥吠”“周章(章悵悵)惶怖”“臭煙燧(蓬蓬蓬)[火字]”“勃(勃勃)勃”“災火蔓延(莖莖莖)”“耽(耽妣妣)酒嬉戲”“或復聾(○頻頻)聾”“鰲(梨梨梨)黠疥癩”“宛(○蜿蜿)轉腹行”“矧陋攀(○癡癡)臂”，信解品第四“珊瑚琥珀(魄魄魄)頗梨”“使者執之愈(俞俞俞)急”“惶怖悶絕(礙礙礙)地”“而無悌(○悌希)取一餐之意”“世尊於佛智慧無所吝(○悌悌)惜”“兩肩荷(何何何)負”，藥草喻品第五“一時等澍其澤普洽(霽洽洽)卉木叢林”“甘蔗蒲萄(桃萄

萄)”，授記品第六“眾華瓔珞塗香末(○秫秫)香燒香”，化城喻品第七“盡末(○抹抹)為塵一塵一劫”“其餘諸天作天仗(○○技)樂”“其心常憊(憊憊憊)怕”“能於三界獄勉(勉挽救)出諸眾生”“六百萬億垓(姦姦姦)”，法師品第十“衣服餽(肴○肴)饌”“寂(○寂[口宗])寞(○漠)嘆無人聲”，見寶塔品第十一“如卻關鑰(關關關)開大城門”，提婆達多品第十二“搥(椎椎椎)鐘告四方”，安樂行品第十四“不親近諸外道梵志尼捷(乾捷捷)子”“又不親近旃陀羅及畜豬羊雞狗豕(田豕豕)獵漁(漁斂斂)捕諸惡律儀”“著新淨(染淨淨)衣”“起種種兵而往討罰(伐伐伐)”，從地踊出品第十五“有無量千萬億菩薩摩訶薩同時踊(○涌涌)出”“志樂於靜處捨大眾憤鬧(吏吏吏)”，如來壽量品第十六“擣籥(篴篴篴)和合與子令服”，分別功德品第十七“毘梨(○梨離)耶波羅蜜”，法師功德品第十九“波利質多羅拘鞞陀(○多多)羅樹香”，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咒(祝祝祝)詛諸毒藥”。

異文多為俗體字、異體字、區別字或通假字。各音義用字互有參差，而窺基與慧琳二者關係尤近，二者與玄應關係較遠。這既與慧琳本來以窺基音義為基礎“詳定”音義有關，也可能與當時定本已相應形成有關。《妙法蓮華經釋文》原本包含眾多俗體字，在諸本中頗有特色<sup>27</sup>。《大正藏》本用字總體上比較穩健規範，這跟其文本使用多種後世版刻藏經對校過有關。

各音義條目與經文文字也有不同。序品第一“爾時文殊師利語彌勒菩薩”玄應“爾時”作“是時”。譬喻品第三“是我等咎，非世尊也”窺基“是我等咎”作“然是我咎”。慧琳音義則方便品第二“甚深微妙法”的“甚深微妙”作“甚深妙<sup>28</sup>”，授記品第六“號曰閻浮那提”的“閻浮那提”作“閻浮提”，分別功德品第十七“以須曼瞻蔔”的“須曼”作“須曼香”。又序品第一的經文“六十小劫不起于座，時會聽者亦坐一處。六十小劫身心不動，聽佛所說謂如食頃。是時眾中，無有一人若身若心而生懈倦。”一段中，窺基音義在“起座”和“懈倦”之間有“所為”條，不知何據。

### (3) 條目錯位

各音義所屬條目對比經文，有前後錯位現象。藥草喻品第五“一時等澍其澤，普洽卉木叢林及諸藥草。小根小莖小枝小葉，中根中莖中枝中葉，大根大莖大

枝大葉。”玄應音義“小莖”誤置“等澍、普洽”之前。窺基音義則序品第一“為求辟支佛者，說應十二因緣法”，“說應”誤置“辟支佛”之前。譬喻品第三“是時宅主在門外立，聞有人言：汝諸子等，先因遊戲，來入此宅”，“先因”誤置“宅主”之前。勸持品第十三“數數見擯出，遠離於塔寺”，“塔寺”誤置“擯出”之前。陀羅尼品第二十六“爾時勇施菩薩白佛言：世尊，我亦為擁護讀誦受持法華經者說陀羅尼。若此法師得是陀羅尼，若夜叉，若羅刹，若富單那，若吉遮，若鳩槃荼，若餓鬼等，伺求其短無能得便”，“吉遮、伺求”誤置“勇施菩薩、陀羅尼”之前。

慧琳音義條目的錯位現象更顯著。見寶塔品第十一“大海江河山川林藪燒大寶香，曼陀羅華遍布其地。以寶網幔羅覆其上……寶交露幔遍覆其上”，“網幔”“寶交露幔”誤置“林藪”之前。法師功德品第十九“若為他人說，撰集解其義……聞於三千大千世界上下內外種種諸香：須曼那華香、闍提華香、末利華香”，“闍提、末利華(花)”誤置“撰集”之前。妙音菩薩品第二十四“於是妙音菩薩，不起于座，身不動搖，而入三昧。以三昧力，於耆闍崛山去法座不遠。化作八萬四千眾寶蓮華，閻浮檀金為莖，白銀為葉，金剛為鬚”，“金剛為鬚”誤置“動搖”之前。信解品第四“夙夜惟念，死時將至。癡子捨我，五十餘年，庫藏諸物，當如之何。爾時窮子，求索衣食”，窺基慧琳“求索”均誤置“夙夜”之前。

音義條目在經文中出現錯位現象的起因應該是音義在書寫形成過程或完成後傳抄過程中的遺留，與經文本本身無直接關聯。慧琳音義在文本上尤多錯訛，已有先行研究<sup>29</sup>，條目上的錯亂更凸顯出慧琳“詳定”《法花音訓》在文本流布過程中招致文字混亂的特殊性。

## 九 餘論

以上以玄應、窺基、慧琳三種《妙法蓮華經》音義為基本材料，探討各音義作品的形態、特性和相互關係，揭示唐代音義書的多樣性和豐富性，並在對照《妙法蓮華經》經文的基礎上，對諸音義使用經文和建立條目的方式進行探討，追溯其原典理據和運用傾向。可以歸納為幾點認識。

其一，唐代佛經音義具有追隨前賢，豐富自己的向上精神。為同一部經典製作音義，可以明引，如慧琳音義“詳定”窺基音義和《妙法蓮華經釋文》遵從“慈恩云”；也可以暗引，如窺基音義承襲玄應音義。不管對前人著述的沿襲多少，引用時明說不明說，終究我中有你，遞相層疊，前修未密，後出轉精，勢必推動音義質量的提高和發展。

其二，出於上述情形，追根尋源梳理音義剝離層次的文獻學處理作業在唐代音義研究中就顯得尤為主體特別重要。只有這樣，纔可以釐清作者與其作品的真正創作關係，纔可以釐清特定作品內容與特定時代的一致性，撩開作品的面紗，接觸到音義史的真實面貌。

其三，唐代佛經音義保持著強烈的引用字書詮釋字意字音的特色，從玄應音義和慧琳音義具有大量引用書目來看可見一斑。對音義材料展開剖析整理歸納的手法及其科學程度精密程度與通過音義研究達到建立語言史目的的成敗息息相關。

其四，佛經音義的本體研究與輯佚文獻調查、多版本比對校讎、經文歷代文本研究等學科領域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在作好這些跨學科工作的基礎上，纔可能取得音義研究的真正進展。

本文尚未涉及到《妙法蓮華經》諸音義反切注音和梵漢對音的相關課題，留待他日再作深入探討。

#### 【參考文獻】

- 徐時儀(2008)，《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
- 築島裕(1977)，《法華經音義について》，《本邦辭書史論叢》，東京：三省堂出版
- 丁鋒(2003)，《窺基〈法華音訓〉原型考》，《漢語史學報專輯(總第三輯) 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
- 丁鋒(2006A)，《慧琳轉錄改訂玄應音義考》，《海外事情研究》(日本熊本學園大學海外事情研究所)第33卷第2號
- 丁鋒(2006B)，《殘存最早佛經音義考—隋釋曇捷及其所著〈法華經字釋〉》，《佛經音義研究—首屆佛經音義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Endnotes)

- (一) 玄應音義或稱《大唐眾經音義》。
- (二) 《妙法蓮華經》或稱《新法華經》，南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二“新法華經，七卷，弘始八年夏於長安大寺譯出。”唐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八(譯經苻秦姚秦)“《妙法蓮華經》七卷，弘始八年於大寺出。僧叡筆受，并製序。第二譯與晉世法護《正法華》同本異出，相去垂百年。”又“《觀世音經》一卷，出《新妙法蓮華經》”。宋志磐《佛祖統紀》卷三十六“秦羅什法師於逍遙園譯《妙法蓮華經》，秦主於草堂寺與三千僧，手執舊經重加參定。”
- (三) 《出三藏記集》語。
- (四) 方廣錫《敦煌遺書中的〈妙法蓮華經〉及有關文獻》，《敦煌學佛教學論叢(下)》，中國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
- (五) 此據慧琳音義第二十七卷卷首《法花音訓》原序題名。
- (六) 日僧所著尚有信行《法華經音義》二卷、平備《法華經音義》二卷、修圓《法華訓釋記》二卷、傳教大師《法華音訓》四卷、源信《法華經義讀》一卷等音義著作，可參見築島裕1977。
- (七) 或稱《法華經字釋記》《法花字釋》《法華字釋記》，今佚，內容散見於中算《妙法蓮華經釋文》中，丁鋒(2006B)曾作專門研究。
- (八) 以上並參見築島裕1977。
- (九) 據徐時儀(2008上卷)：128-141統計。
- (十) 大乘基，或稱靈基、乘基、冉基、基，《開元釋教錄》(730)始作窺基，後沿為通稱。
- 11 據徐時儀(2008中卷)：968-993。玄應音義分八卷，慧琳音義二十八品不分卷，這裡依玄應分卷統計，以利比較。
- 12 慧琳所收音義的596個條目中，單音節106個，雙音節365個，三音節66個，四音節37個，五音節17個，六音節3個，七音節8個，八音節以上4個。
- 13 曇捷，隋僧；“單字”指其所撰《法華經字釋》，詳情請參見丁鋒2006B。
- 14 《妙法蓮華經釋文》現有《大正藏》排印本和日本《古辭書音義集成》第四卷所收醍醐寺藏本三帖的影印本，本文多依《大正藏》本(第56卷，編號2189)。
- 15 斜線前後分別為《妙法蓮華經釋文》中的窺基註釋和慧琳音義註釋。
- 16 按“奘下奘”當為“罽”。
- 17 慧琳音義“耆闍崛山”條下注曰：“梵云姑利馱羅矩吒山，此云鷲峰，亦云鷲臺。……餘音皆訛，餘釋皆非，恐煩不述，但舉正言，下皆準此解也。”“正云”與慧琳所注“梵云”均“正言”，與其他稱說相異。
- 18 本條與其說是慧琳增補了梵漢對音字，不如說可能是《妙法蓮華經釋文》刪除了窺基梵語的結果，這與前面所述為減省篇幅而唐語條目被刪引用書書名是一致的。

- <sup>19</sup> 終南太一山釋氏《大唐眾經音義序》。
- <sup>20</sup> 以下《妙法蓮華經釋文》云：“今案，慈恩以為作‘挽’勝也。”
- <sup>21</sup> 《妙法蓮華經釋文》“達”作“闡”。
- <sup>22</sup> 《富樓那品》即今本《五百弟子授記品》。
- <sup>23</sup> 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六“以華言唐文刻釋氏經典，自經品眾佛號以降字加金焉。夫開示悟入諸佛知見，以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花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
- <sup>24</sup> 文本以《大正藏》本為準。
- <sup>25</sup> 波浪線標示音義條目，斜體字標示多音節詞語。
- <sup>26</sup> 某音義若未見其條目則以圓圈表示。
- <sup>27</sup> 其專門研究有陳源源《〈妙法蓮花經釋文〉與俗字研究》一文（《佛經音義研究—第二屆佛經音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鳳凰出版社，2001年），可以參考。
- <sup>28</sup> 慧琳音義注“甚深妙，有作微妙，二皆無失。”
- <sup>29</sup> 徐時儀(2008)相關章節以及黃仁瑄《慧琳添修之〈妙法蓮華經〉的訛、倒、衍問題》，《語言研究》第32卷第2期，2012年4月。